



西方思想经典文库（第二辑）

过程与 实在

A. N. Whitehead

[英]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 / 著
杨富斌 / 译

*Process
& Reality*



中国城市出版社

西方思想经典文库 (第二辑)

过程与实在

——宇宙论研究

在爱丁堡大学 1927—1928 年学期所做的吉福德讲演

[英]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

杨富斌 译

中国城市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程与实在:宇宙论研究/(英)怀特海(Whitehead, A. N.)著;杨富斌译.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3.1
(西方思想经典文库. 第2辑)
ISBN 7-5074-1484-1

I. 过… II. ①怀…②杨… III. 过程哲学
IV. B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476 号

责任编辑	何玉兴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 21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84275833	传真	84278264
电子信箱	citypress@sina.com		
读者服务部	8427798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402 千字	印张	23.875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价	43.00 元

本书封底贴有防伪标识。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举报电话: (010) 84276257 84276253

《西方思想经典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编：霍桂桓

副主编：杨富斌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才勇	王治河	王柯平	田 平
艾四林	刘 耳	曲跃厚	余碧平
张廷国	张百春	张桂权	李醒民
杨富斌	陈 新	陈亚明	陈虎平
林克雷	金惠敏	姚大志	党国英
曾晓平	曾庆敏	童奇志	韩东晖
霍桂桓			

总序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社会文化生活的方
方面面都在加快与西方世界接轨的步
伐；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们显然需要对
西方世界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它的思
想和文化进行更加系统和全面的了解、
学习、分析和把握。因此，我们编委会
在国内外学术翻译界和北京的中国城市
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继承前辈学人翻
译和传播西方典籍的优秀传统，全力推
出《西方思想经典文库》，以求为中华
民族的振兴作出自己的扎扎实实的贡
献。本《文库》的宗旨是，广泛联系国
内外翻译界的译者同仁，尽可能准确、
系统和全面地向汉语学术界译介西方自

有史以来出现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之具有代表性和思想深度的重要理论著作。无论哲学方面的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自然哲学、心灵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文化哲学等等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各个学科的具有思想深度的重要理论著作；无论西方名家宿儒的成名之作，还是国外学界新秀的扛鼎名篇，无一不在我们的搜罗移译之列。我们所着重强调的只有两个侧面：第一，所选译的著作必须具有理论深度和学术观点的独创性，力求囊括、但并不仅仅拘泥于所谓“名家名作”；第二，通过所选译的经典性著作，努力梳理和勾勒西学之中各个学术思想流派的演化和变迁过程，力求通过“查漏补缺”和“引介新人”并重、“追根溯源”和“译译新篇”并举，为汉语学术界提供尽可能系统和全面的西方思想文化图景。

这样一来，难免会涉及如何处理有关引介西方学术思想界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已经一百多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八十年、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民族的指导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我们不仅更加有能力、也更加有必要，了解、认识和批判扬弃那些曾经构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其中产生的西方思想文化背景的各个思想流派及其著作——所谓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之中产生和发展壮大的”，恰恰说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惧怕面对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是努力通过对它们进行科学的剖析、批判和扬弃，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得到科学和健康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根本目的是以尽可能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整、准确、实事求是地把这些著作的真实面目呈现在汉语学术界面前，供大家进行比较、分析、鉴别、批判扬弃之用。我们认为，这样的基本立场和做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译事之艰辛，惟事者自知，”从事这样一种宏伟而又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我们的编委会全体成员同心同德、付出扎扎实实而又坚持不懈的努力，需要国内外翻译界同道的大力扶持和协助，同时也非常需要汉语读书界广大读者、同道和师长，出于公心而关心和爱护这项本来属于我们大家的事业，多多提出批评建议、多多加以大力扶持。在这里，我谨代表我们编委会全体成员，预先向所有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关心这项事业的人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谨此为序。

《西方思想经典文库》编委会

主编：霍桂桓

2002年12月26日

“七张面孔的思想家”

——译者序言

一、怀特海其人

本书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怀特海的代表作。怀特海的全名为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怀特海可谓是个兴趣广泛,思想独特,且在多种学科中颇有建树的大师级人物。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把数学家的严密与哲学家的智慧天才地融为一体,同时又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理论物理学方面颇有造诣,有资格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做出评论,甚至提出不同的见解,从而把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半个科学家、科学史家、教育家和社会学家集于一身,这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中叶的现代西方哲学家、

思想家乃至科学家中都是极为少见的。因此,日本怀特海研究专家田中裕称之为“七张面孔的思想家”——数理逻辑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柏拉图主义者、形而上学家、过程神学的创造人、深邃的生态学家和教育家立场的文明批评家^[1]。

1861年2月15日,怀特海出生于英格兰的一个田园城市——肯特郡萨尼特岛的兰姆斯格特镇,他的家族是一个教育世家,其先辈及兄长们都在从事教育、宗教和其他地方政务工作,在当地很有威望。其祖父在21岁便担任当地一所私立学校校长,其父亲后来继任该职,在怀特海出生前夕,其父亲又兼任了英国国教的牧师。在这样一个家庭氛围中长大,对怀特海毕生热衷于文化教育事业和关心人类精神生活具有深远影响。

从少年时起,怀特海便开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兼及数学和历史,这对怀特海以后的学术研究具有深刻影响,以至于罗素对他的兴趣之广泛和历史知识之渊博都感到吃惊。^[2]在19岁时,怀特海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专攻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后来,由于受师长、同学和朋友在课余、餐间热烈的学术对话和讨论的直接影响,特别是受剑桥大学自由讨论教学法这种被怀特海晚年称赞为“柏拉图式的对话”的直接影响,怀特海在攻读数学的同时,开始广泛地博览哲学、神学和逻辑方面

的有关著作。据有关文献记载,到1885年成为特别研究员之前,怀特海已经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康德的不朽经典《纯粹理性批判》。

作为专攻数学的怀特海,平生发表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数学方面的,书名叫《一般代数论》(1898年),他因此而于1903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同年,他与其学生伯特兰·罗素开始合作撰写有名的《数学原理》一书。从1911年到1914年,他在伦敦大学附属学院担任讲师,从1914年到1924年,他在帝国科学技术学院(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担任教授。此间,由于受爱因斯坦相对论在物理学领域乃至整个自然科学领域的重大影响,他陆续撰写和发表了科学哲学的三部重要著作——《自然知识原理》(1919年)、《自然的观念》(1920年)和《相对论原理》(1922年)。

伦敦大学时期是怀特海一生学术生涯中最繁忙的时期,除学术活动之外,在最后几年,他还担任过伦敦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大学评议会主席。然而,作为以研究数学和逻辑成名的怀特海,却一直对哲学情有独钟,因而他在伦敦大学时期撰写了大量的哲学学术论文,并与许多哲学家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友谊。这为他后来应聘到美国哈佛大学讲授哲学奠定了基础。

1924年,怀特海从伦敦大学的教授职位退休。然

而,幸运的是,63岁的怀特海意外地收到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的邀请函,请他前去主持哲学讲座,工作年限为5年。已经退休即将赋闲在家的怀特海,便毫不犹豫地表示应聘。从此,掀开了他学术生涯的光辉一章,也是其一生最具创造力的乐章。我们知道,尽管怀特海曾经是大名鼎鼎的英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和数学家罗素的老师,也是慧眼识珠,教诲并提携罗素成才、成名的“伯乐”,又与罗素一起撰写了“标志着人类逻辑思维的空前进步,被称为永久性的伟大学术著作”的《数学原理》这本数学史上的大作,然而,他却没有像罗素那样在其早年就红得发紫,经久不衰。与罗素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怀特海是名副其实的“大器晚成”,尤其在哲学研究和著述方面,直到其六十多岁,他才开始系统阐发其多年来逐渐形成、久已酝酿在胸的独特思想,并且似乎是一发不可收拾,不顾有些人对其讲课风格的冷嘲热讽(譬如,有人听了他的讲座后,说他是“纯粹的柏格森主义者”,这在当时无异于是骂人,实际是对他讲课内容的全盘否定),在讲演中把其深邃的过程思想娓娓道来,从而使人类哲学思想宝库中有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哲学遗产。为此,后辈学人应该感谢哈佛大学哲学系,以及该系宽容自由的学术研究氛围,否则,怀特海多年的哲学思考成果可能就失去了适当的面世场合和机会。

在哈佛大学时期,是怀特海哲学创作最高产的年代,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先是撰写了具有重要影响的科学哲学著作《科学与近代世界》(1925年),这是他在哈佛大学分为八次讲授的罗威尔讲座的讲义,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继而,他利用应邀在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主持研究自然神学的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 1927-1928年间)完成了这部形而上学的鸿篇巨制——《过程与实在》,1929年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接下来,他又把在布林·毛尔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商学院、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等地所做的讲演,整理为《观念的历险》一书,1933年仍由麦克米兰公司出版。1934年,他撰写的《自然与生命》一书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上一年度他在该大学所做的讲演记录。这些讲演后来又收进《思维方式》一书中(1938年出版)。1936年,怀特海向阿特兰泰克月刊投稿“回忆”、“哈佛及其未来”,后来这些著述收进其《科学·哲学论集》(第三部)一书中出版。

1937年,怀特海从哈佛大学退休。此后,他仍然笔耕不断,直至其逝世十年左右的学术活动成果,均收入《科学·哲学论集》中,于1947年作为纽约哲学丛书之一公开发行。同年12月30日,怀特海长眠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享年86岁。

二、《过程与实在》的地位和基本内容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过程与实在》问世迄今已70多年。从今天的眼光看,尽管怀特海一生写了好多部哲学著作,然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过程与实在》是其一生哲学精华思想之集大成,是怀特海哲学思想的代表作(magnum opus),用小约翰·B·科布和大卫·R·格里芬在《过程神学》附录中的话说,这本著作“是历来最为复杂并最富创见的哲学论著之一”,^[3]或者用其在《过程与实在》修正版前言中的话说,该书是“最近两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

纵观西方哲学发展史,《过程与实在》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哲学著述之一,而且就整个西方哲学著述而言,该书绝对可以入围最佳著作之列。尽管由于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和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公开宣扬“拒斥形而上学”的巨大影响,使怀特海这部高扬形而上学的著作在西方哲学百花园里似乎有点儿受人冷落,似乎与现代西方主流哲学界的思想有些格格不入,然而,“是金子迟早要发光的”。随着分析哲学的式微及其与人本主义哲学相融合的趋势,怀特海在本书所阐述的有机体思想和过程哲学思想,已经日益受到有识之士的青睐。几十来以来,借用过程哲学中的基本概念来说,围绕该书已经“生成”许多第二手的研究性和阐释性著作,并逐

渐生成一个机体哲学或过程哲学学派。它所阐述的基本思想已经日益深入人心,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从其基本内容和特征来看,《过程与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张扬形而上学思辨理性的哲学杰作,是一部独辟蹊径、磨砺辩证发展过程思想的别开洞天的哲学著述,也可以说是怀特海集几十年数学、逻辑、历史、科学和哲学的潜心思考,为我们精心熬制的一道高蛋白、高浓度的哲学靓汤。

全书共分五编。第一编阐述了过程哲学的所谓方法问题,并概括性地陈述了过程哲学的基本范畴。过程哲学的宇宙学就是根据这些观念图式来构造的。第二部分则试图运用这些观念图式来揭示构成文明思想的复杂结构的诸观念和问题,如“事实与形式”、“自然与秩序”、“机体与环境”、“主体主义原则”等。第三和第四编则根据以上方法和观念发展出一种机体哲学的宇宙学图式,从而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空间、因果性和认识论诸问题提出一种全新的解释。第五编对宇宙学问题被认识的终极方式做出一种独辟蹊径的解释。在怀特海看来,“关系性”比“性质”和“实体”更优越。创新性是新旧事物转化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一种类型的秩序出现之后,往往有各种发展的可能性,达到发展高潮之后进入衰败阶段。秩序衰败不是进入无序状态,而是进入新

的秩序类型,生生不息的宇宙就是建立在这些不断出现的新秩序类型的基础之上的。惟一可能的宇宙学说是:这个宇宙永远趋向于新颖性或创新。

根据当代西方哲学家巴姆的观点,怀特海的心路历程是这样的:与大多数现代哲学家一样,怀特海一开始困扰于从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二元论和洛克的认识论二元论(描述性实在论)所流传下来的种种问题。与他人所不同的是,作为数学家的怀特海,试图把数学方法运用于物理学,以及根据牛顿物理学方式所设想的世界,从而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宇宙观。

在牛顿看来,连续运动可以由三种相互排斥的实体,即空间上的点、时间上的瞬间和物质性的粒子来加以解释。用怀特海的话说,这个理论“外观整洁,具有瞬间的现在,消逝的往昔、非存在的将来,还有惰性的物质。”^[4]这个理论被证明非常有用,但是,它没有证明,这种假设的极限非连续性如何能够说明人们所经验到的绵延性,即广延性、经久性和感觉。由于牛顿的绝对空间、绝对时间和物质粒子彼此是独立的,“如果材料在某段时间中存在过,那么在这段时间的任何一部分中就一定存在过。换句话说,分割时间并没有分割材料。其次,就空间来说,分割体积就确实把材料分割了。因此,假如材料在某一体积中存在,则该体积的任何一半所包

舍的材料必然比原体积少……因为就材料来说,时间分割的作用和空间分割是截然不同的。再说,时间的分割对材料不发生影响这一事实,就使人们得出一个结论:时间是材料的偶然性而不是本质。材料在时间的分段中完全是它本身,不论分段多么短都是一样”。^[5]

尝试用牛顿的术语说明经验的价值、目的、理想和物理连续性,这其中所固有的种种困难引导怀特海深入到哲学里面。企图解释动态世界的科学,如果被导入抽象的静态概念,结果将全然动态的东西还原成了静态,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其错误,其错误根源又何在呢?

起初,怀特海认为牛顿物理学包含两个密切相关的谬误:“简单位置的谬误”和“误置具体性的谬误”。前者是指根据牛顿的观点,某物的存在及其性质,除了直接相关的东西以外,独立于一切其他事物。这种简单位置的观念意味着,“在时间中可以说‘在这一点’,在空间中也可以说‘在这一点’,在时-空中同样可以说‘在这一点’,其意义完全肯定,不需要参照时-空中其他区域作解释。……事实上所谓时-空中的确定位置一经决定,不论采取的方式如何,只需说某物刚好在某个位置就可以充分地说明它和时-空之间的关系。如果只就简单的位置来说,便不须再添其他东西了。”^[6]这种简单位置的概念还包括理想的孤立体系的概念,即摆脱了对宇宙

其他部分偶然依傍的概念,因此,在怀特海看来,简单位置的观念是一种“谬论”,因为每个实际存在物在每个其他的实际存在物中显现自身。机体哲学主要致力于弄清“在其他的存在物中显现自身”的概念这一任务。根据怀特海的机体哲学,不仅仅是有利的环境对于自然客观的延续极其重要,而且环境还融入了每一事物的性质之中,“任何自然客体如果由于自身的影响破坏了自己的环境,就是自取灭亡。”^[7]

除这种简单位置的谬误以外,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中还存在着所谓“误置具体性的谬误”。在怀特海看来,在大多数哲学与科学难题的根底部,都有这种“把抽象误认为是具体的谬误”。由于一切思想都是抽象的,因此在我们的抽象思维过程中,经常存在着一种危险,这就是把经验的丰富复杂性和动态过程还原为简单的抽象,然后又把这种抽象误认为是具体的实在。近代科学在这样做的时候,通常把自然的现象与实在做了区分,认为前者是变动不居的,后者才是真实的或实在的;前者是我们通过知觉经验所感知到的,后者是依靠抽象的思维方法推演出来的。怀特海明确反对的就是这种独断地把自然分成两个实在体系的观点。在他看来,只存在一种自然,即在知觉经验中我们所面对的自然。他反对把自然区分为一个是知觉中所领悟